

# 圆明园建筑群以另一种形式被“看到”

被战火烧毁 160 余年之后,圆明园正以另一种形式被“看到”。

注视着它的人是王熙林,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器物修复研究所文物修复师。圆明园里的一栋戏楼正在他眼前,旁边还有一条买卖街、一座庙。这些景象,人们或许从清代圆明园《四十景图》里见过,但王熙林还知道圆明园里的买卖街有房舍几间,设作何用,并能揭开房顶一探究竟;他能看到戏楼里有几根房梁、几架楼梯,甚至能推测出演员出入场的路线;被《四十景图》里的几棵树挡住的那座庙,他也第一次看到了全景。

眼前是一套 100 多年前的立体建筑模型——清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样式雷”烫样。这在当时,主要是为呈给皇帝审阅而制作。因为制作时需要烫纸、秸秆、木头等材料,所以称为烫样。清皇家建筑工程,一般由样式房设计图纸、制作烫样,自清康熙年间至清末的 200 多年里,样式房的设计工作由雷氏家族先后 8 代人主持,因此有了“样式雷”的誉称。据统计,中国的世界遗产中六分之一的古建筑,其背后的设计、建造与修缮都与“样式雷”有关。

清朝覆灭后,皇家建筑停造,“样式雷”家族逐渐败落。雷家后人为了维持生计,变卖了两万多件烫样和设计图档。王熙林眼前的这套烫样,由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于 1930 年左右收购,随后由国立北平图



同乐园大戏楼内部,用于演员升降的轱辘可以转动

书馆保存,新中国成立后,又调拨给国博。目前,国博文保院正在对其进行修复和研究工作。

“这是现存样式雷烫样中规格最大的一套,也是圆明园建筑群中面积最大、级别最高的建筑群之一,是圆明园最全面、最真实的一份历史留存。”王熙林介绍,此建筑群自清雍正时期开始使用,至 1860 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

其中的中心建筑——同乐园大戏楼,是清代第一座三层大戏楼,与颐和园的德和园大戏楼、紫禁城中的畅音阁、承德避暑山庄内的清音阁,并称“清代皇家园林四大戏楼”。

这套烫样是 35 岁的王熙林从事修复工作以来,遇到的“最有历史价值的文物”。烫样尺寸精确、比例严格,每栋建筑内外都贴着说明建筑尺寸和各处用途的纸签,连道路上的彩色鹅卵石都画了出来。

更精巧的是,建筑模型可以分层拆开,屋瓦、廊柱、门窗,甚至内部陈设的桌椅、床榻等小部件,都可以活动。王熙林惊讶地发现,在戏楼烫样内,负责演员出场升降的轱辘模型都是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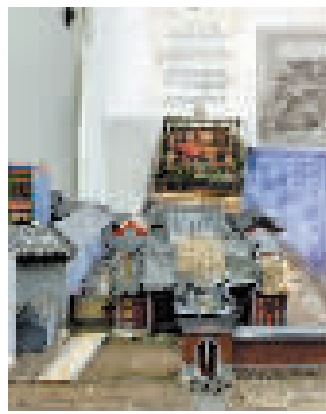
王熙林在修复工作中

转动的,它不过一指节长。

由于珍贵易损,它只能和放置它的桌子一同移动——桌面是完全镂空的,放不了别的东西,是专为这套烫样而做的。其制作时间不可考,但王熙林曾看到桌底贴着一个签,隐隐约约写着:民国 21 年。

3 年前,王熙林在库房看到这套烫样时,它就放在这张木桌上,上面封着一个玻璃罩,落灰严重。烫样一侧,有标签写着“清样式雷所做圆明园的模型”。他用一年时间搜集查阅样式雷烫样相关的历史资料和档案文献,但“相关研究很少……它不像玉石、陶瓷那样普遍”。直到去年把这套烫样搬进修复室,他也不知道这具体是哪一栋建筑的模型。随着清理工作的展开,王熙林团队根据模型上的匾额和贴签,比照档案资料,又在《四十景图》里找到了建筑的绘画,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

文物的基础信息有了,但还远远不到下手修复的时候,



圆明园同乐园建筑群的样式雷烫样 中国国家博物馆供图

修复师需要看到更多。文保院藏品检测与分析研究所的修复师杨琴对这套烫样做了大量的科技分析与检测,包括屋顶结构、纸板材料、彩绘颜料和黏合剂等,一是记录其保存状态和病害信息,二是用试验的结果反过来比对待验证档案文献的记录,尽可能探索出原本的传统工艺,以古修古。

同乐堂戏楼临湖而建,模型底板上画出了湖边的淡黄色草植,但在紫外荧光的照射下,杨琴又看到了另一种颜色的草植。王熙林推测,这可能是为增加植被的画意和层次感而做的巧思,也可能是出于对上一个颜色不满意、要精益求精再画一层的用心。

文保院副院长成小林通过激光拉曼光谱仪看到,烫样上的颜料,既有传统的矿物石色

颜料和植物水色颜料,如朱砂、花青,也有合成的颜料,如普鲁士蓝、巴黎绿。这与当时颜料使用的时代背景相吻合。

科学检测看到的细节越多,王熙林的修复操作就能越精细。扫灰清理之后,为了“建筑”的稳定性,他得先在不拆卸的前提下,给弯曲变形的“墙体”校形。“这是现在最难解决的问题。”王熙林说,“（毕竟）它已经弯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又是纸板做的,结构不稳定。”

一道 10 厘米的“墙”,被“房梁”隔断成 3 节,先让“坚硬的墙壁”变得软和一点。王熙林拿着水壶,隔一层薄薄的宣纸喷水过去,等水汽慢慢润软了纸板,才用三对尺寸合适的木块夹、垫、压、卡,把“墙壁”调成一条直线,轻轻用细绳绑着。薄些的“墙”需固定约 7 天,厚些的则需一个月。王熙林每天都要查看曲直的变化,不断调整力道和角度,以保证接下来的几十年它都不会再发生二次变形。

接下来,模型上的几百张贴签要压平、清理、复位,烫样上断裂的零部件也要重新粘合、补配……

目前,王熙林团队的修复工作只是围绕中心戏楼展开。接下来,还有伴戏楼、永利堂、买卖街和其他房舍的修复任务。整个建筑群要完成修复,预计要到明年。

杜佳冰(摘自《中国青年报》)

## 清脆“落子”焕发传承发展新活力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绚丽多彩的“打落子”表演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打旋风脚、打双脚、踢花棍。一人用一根一米长短的竹竿,竹竿两端穿孔,挂数枚方空铜或系一小铜铃,竹竿上系彩绸或染成多种颜色,舞者束腰扎头,穿表演服装,一手持棍,手拍脚踢,连跳带唱,竹竿在表演者的前后左右来回舞动,铃声清脆,色彩悦目。

作为东营市市级非遗舞蹈,“丁家落子”有着悠久的历史。丁家村“打落子”始于 1947 年“大参军”运动时期,是引用中国共产党部队流传到村庄的“拥军大秧歌”,再由丁家村劳动人民进一步创作形成的一种民间艺术表演形式。

如今的丁家落子,加入了东营地区的当地风俗,形成“丁家落子”区别于其他表演形式的独有特色。女穿彩衣,扎红绸;男舞竹棍,击锣鼓。表演队伍穿插小毛驴、蚌壳、旱船等趣味丑角人物,队形变化多端、整齐有序。以道具新奇独特、节奏简洁明快、队形变化多端、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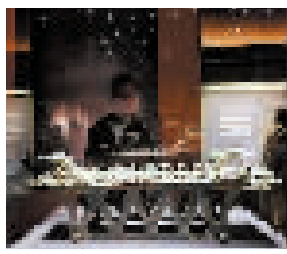
步灵巧多样而著称,具有独特的艺术特点与艺术价值。

“打落子”表演生动有趣,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变,现已传承到第五代。“现在的观众对于落子表演有着新的要求,我们根据演出要求的不同逐渐创作出了传承版、娱乐版、欢庆版、宣传版等多个版本。”近年来,丁家落子第五代传承人成艳艳不断创新着“丁家落子”的表演形式。目前,丁家落子已成为胜园街道多个

村居传统节日及喜庆节日不可缺少的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近年来,东营市东营区胜园街道不断聚焦让非遗“走出去”“活起来”。接下来,东营市东营区胜园街道将不断更新“打落子”表演形式,吸引更多的人了解、关注非遗传承,鼓励群众加入到学习、训练、传承“打落子”的队伍中来,让落子舞成为乡村文化的“最强音”。

张伊婷(摘自人民网)



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展出的蛇蛙铜组



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出的纺织场面铜贮贝器(局部)

“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27 日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奉上一场精彩的青铜文明“盛宴”。

本次展览汇集了中国西南地区 32 家文博单位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精品文物 294 件(套),其中一级文物 103 件(套),年代从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涵盖铜器、金器、玉器、海贝等多种类型。

青铜,古称“金”或“吉金”。中国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并且拥有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居住在此的古代先民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化。

展品中不乏各文博单位的精品馆藏,以及近几年的最新考古发现。其中包括三星堆新出土

## 展现中华青铜文明盛景

近三百件精品文物亮相成都

的铜扭身跪坐人像、长相酷似奥特曼的铜小立人像、工艺高超的滇文化贮贝器、实证西汉中央政府对云南地区实施有效治理的“益州太守章”封泥等等。通过多件珍贵文物,展示古代西南地区的社会面貌、宗教信仰、艺术审美,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据了解,本次展览同时将多家博物馆的 800 余件主题文创产品汇集金沙,让观众在看展之余,还能收获一份可以带回家的青铜文化体验。此外,展览还将陆续推出中、英双语微信导览,迎接即将在成都举办的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展览将持续到 8 月 27 日结束。 童芳(资摘)

## 中国正在消失的民间手艺

### 补锅

时代的进步导致生活方式的变迁,现代科技取代了曾经的手工劳作,一些民间手艺也慢慢被人遗忘。这些正在消失的老行当里面有你熟悉的感觉吗?



爸妈那个年代,东西坏了都会修修补补,尤其是经常用的锅碗瓢盆,谁家的锅漏水了,补锅师傅路过的时候都会被人叫到家门口。

补锅师傅拿着工具一顿敲打,锅就补好了,旁边的邻居看见热闹,经常也会跑回家把家里需要补的东西拿出来。大人一边唠嗑,一边看补锅师傅补锅,补锅师傅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漏了,我一文钱不收。” (摘自网易)

